

林譯小說

第二集

第四編

鐵匣頭廬下

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



# 鐵匣頭顱卷下

## 第十三章

明日侵晨。律師呼爾乃司及遮雷美。至治事之室。二人赴召。不知所事。旣至命坐。律師以目視此二子。久之言曰。今日汝二人宜知所自立。勿更惰窳。以敗終身之事。今爾二人將何圖。爾乃司及遮雷美不能答。然老人已續言曰。大抵爾二人。恆未思維及此。然能按聖經中發言。自爲已足。初不計及後來之局。幸爾二人。尙有佳運。竟有老成者。爲爾區畫。其人卽我也。爾乃司當爲辯護之律師。有人言。少年人不應業此。汝則不然。果有志者。不患無託。爾之人。爾必疑訝。招取者無人。但觀吾家。但有聾啞之書記。實則事集如

麻。須知吾之事務所特繼其成。其在倫敦。尙有一行館。又有其一。在伊卜威。又有其一。在夏威赤。此分館各異其名。均有代理之人。使人莫知其妙。爾乃司吾飭爾以書赴林肯任。一年予爾三百鎊足矣。爾乃司曰。舅氏善意深篆中心。此時思伊娃之言。輕其孺稚。故欲以能自見。律師未待其言。卽謂遮雷美曰。吾欲命爾在吾事務所學習。果能精進。卽分其貿易與爾。且亦授爾以勞金。俾爾自活。多少蓋未定也。遮雷美不懼。然亦勉如其命。律師曰。少須定約。下禮拜可以授事於爾。語後。二子無言而退。而遮雷美不悅此業。慍形於色。律師復招爾乃司入內。言曰。吾尙有言告汝。汝且鑰其扉。爾乃司駭然。不知所爲。或求婚之事。爲老人所知。然亦本欲自陳。則噤不敢出。旣下其鑰。卽面溫室中看花。而老人似有所思。語。

原书缺页

固亦有學問。不似其父之荒僥。吾之養此二人。亦吾分也。所以告汝者。蓋示吾求爾之意。且不可示之外人。聞如不聞可也。至所求者。句爾乃司。愕然老人曰。所求者欲爾。娶道妻。西耳爾乃司。大驚。張吻。欲言老人止之。曰勿辯。惟吾所命者。但許吾言。不聽爾言。明知婚配出於自由。胡能受我諄逼。唯望爾屬意於吾之所望。且此事於爾乃有大益。道妻西之爲人心。赤如金果得此女爲妻。則足承襲。吾產。吾產亦固非薄邇來。吾頗留意於爾。似與伊娃有情。伊娃固美。汝心已爲所繫。然吾實告汝。汝戀伊娃。非吾之意。且於汝之後顧。甚茫茫也。爾乃司復欲有言。老人又止之。曰吾知爾欲與巴梯遊。歷數月歸後再行答我。初未爲晚。今授爾金鈔。可用爲川資上道。爾乃司旣受金鈔。老人曰行也。吾無暇更作閒語。爾乃司

快快出心緒。轆轤不能自定。出金鈔視之。則二百五十鎊也。因納鈔於囊中。自思身世。不禁憂從中來。兩難不知所可。欲更與老人言之。而又不敢防一吐實。立生支吾。今且與伊娃商之。原約三旬鐘時。相見於海濱。將屆期而往。亦計此事無可商者。可商者唯伊娃。於是鐘交三點。卽赴伊娃之約。去器忒威克之一咪。去提司撥破廟之二咪。山崖之下。有陂陀直趨入海。一經海波吞噬。蝕爲小洞。潮滿時水滿洞中。潮落則爲平地。其中可以聚議密事。上下皆不之見。見者唯迎面來舟。或可見耳。二人初約於此。把晤及爾乃司至時。伊娃已前在。爾乃司一見玉人。心緒盡釋。伊娃起迎。紅潮被頰。親吻之後。爾乃司自謂厥樂可以冠諸全國。無能及者。二人同據一石而坐。伊娃以首枕爾乃司之肩。爾乃司曰。汝來何夙。伊

娃曰。然吾避佛老龍故抽身來此。佛老龍邇來甚介介似已知吾人行蹤者。方吾二人盪舟海上。彼亦知之。今晨御飯時。佛老龍曰。吾思昨夕二子同舟。其狀甚適。卽吾亦甚願顧。乃無此福命。爾乃司曰。彼何知之。且爾對彼何言。伊娃曰。吾如言自敍其樂語時。姑母初未了了。爾乃司曰。汝胡不告佛老龍以婚約定矣。伊娃曰。我意。句爾乃司曰。何意之云。直率言之足矣。伊娃曰。爾乃司當念我唯以一女子與一乳臭之兒定婚。此言殊棘人耳。吾愛爾有之。至於定婚。尙煩斟酌。爾乃司聞言。憤然起立曰。伊娃不宜指我爲小兒。然吾年不已。二十一耶。此語似咒。我示爲童駢。不能長成者。且爾尙能候我一二年乎。語時淚泚。伊娃曰。爾乃司勿怒。怒卽傷我心。今爾且靜坐。吾思今日卽允汝目下。亦不能成禮。一成禮則物

議亦多。卽爾舅氏亦必爲梗。爾乃司曰。聞爾之言。益觸吾心緒。卽以老人之決策。告之伊娃。爾乃司語竟。伊娃曰。敗矣。爾乃司曰。吾亦知其非佳。然則如何而可。伊娃曰。急切不能彌縫此失。爾乃司曰。汝謂以我已成之事告老人耶。或暫祕之。伊娃曰。祕之佳。且沈機以觀變。爾此出。須數月歸時。再定行止。爾乃司曰。吾一別汝。心痛如剝。伊娃曰。知之。但有此法。靜俟時機。且爾不行。必將吐實。顧一言。則老人必怒。我意不如速行。汝行。我自有術。羈縻卡達司果。羈縻無功者。爾歸當更圖良法。或爾彼時易愛我之心。愛道婁西。則襲產之功告歲矣。道婁西之才。十倍於我。爾乃司曰。胡有此言。言非中要。伊娃曰。語亦屬實。我固知貌勝於彼。易動男子之情。然道婁西之腦力佳。心思壯。節節皆居吾上。且其人情慾亦深於我。

甚願以愛我之心移之於彼。則爾之前途泰矣。我亦知爾我後來之事。節節皆有梗。我之人茲事似懸諸虛空。然已爲吾所覺。故甚願不欲以薄命累君也。語次欲哭。爾乃司曰。我束身待爾。非爾棄我。我決不負此心。至於遷愛之事。吾聞之欲涕。後此萬勿再言。增吾穥。伊娃曰。爾我立誓勿忘。唯薄命之人勢必使君增困。爾乃司曰。卽遇困阨。亦分所應爾。凡男子醉一美人而盤根錯節。往往出人意外。然吾亦凜然無懼。始終不食此言。卽有時微懈。決必振作。而思得美人之心不易也。爾乃司自出此言。後此亦常常思及也。

第十四章

哈葛得曰。吾每思已往之事。其端雖微。然恒懸諸腦際。蓋過此之

事多時亦昏昏欲忘似身立高崖而望遠樹樹之高下辨析亦必  
弗真。有時思及一事爲已感情之深者則歲遠年湮思之正復歷。  
歷其次則思及童時之事又似小魚躍波波紋微動然不能久久。  
留痕也其亦有魚躍而痕終留則又不可解矣由此以推卽爾乃  
司臨行與伊娃敍別之情形也當爾乃司行時與伊娃爲別衆中  
不能更作私語此時密司斐司威臨窗而坐爾乃司坐於案旁容  
甚戚戚伊娃手中執書借書以蔽其面佛老龍則身倚榻背以觀。  
人爾乃司亦見佛老龍目注其身語言雜沓不可記憶已而起立。  
與斐司威爲別斐司威曰願爾此行平安唯見外國女郎幸勿爲  
其迷惘語後爾乃司與佛老龍引手佛老龍佯笑爲禮後至伊娃  
之前伊娃舍其手中之書起與敍別引手時伊娃素巾落於爾乃

司左手似贈爲紀念之物。爾乃司引手時顧視其面。伊娃雖驩笑。然中情如割不易分襟也。斐司威曰。爾乃司與伊娃戀別。如是之深。詎後此永無晤面之期乎。佛老龍曰。此亦或然。爾乃司恨極。斐司威曰。佛老龍何至爲此不祥之言。佛老龍微笑。爾乃司亦向外而行。佛老龍先取冠行出花園之中。爾乃司出時見佛老龍方俯而折花。呼爾乃司曰。爾隨吾行。爾乃司隨之可二十餘步。佛老龍曰。吾預爲爾伸賀。與伊娃後此雙栖之樂。爾乃司曰。佛老龍誰語爾者。佛老龍曰。無人語我。我得之眼中。方跳舞時。彼贈爾以花。明日復拯其命於懸崖之上。自是以來。情乃日密。又一日划舟海上。樂乃無極。此下尙待吾言乎。爾乃司曰。是何待言。吾亦不解汝何由知之。佛老龍取手中所折之花碎擲於地。言曰。當局者迷。旁觀

者清。吾方自慶其得佳運。汝未知過我則自懺其非。果我當日遇用癡情。則今日轉難爲情地。爾乃司曰。然。佛老龍曰。幸吾不實諸懷。但爲爾之良友。良友義宜忠告。故不能不言。爾乃司曰。請言之。佛老龍曰。爾愛伊娃。伊娃亦復愛汝。固也。唯其心流轉如逝水。在少已。然天下美人。性情往往如是。蓋造物不能使人無美。爾乃司曰。是言何意。佛老龍曰。吾言其心之弗堅耳。苟相違棄者。汝幸勿訝。爾乃司曰。天乎。伊娃之愛我。似用其全力。何爲至此。佛老龍曰。女子之心不必專一。我非震嚇之詞。惟深知其決無定力。爾乃司知吾言之非謬。爾今能置吾良友之列乎。因出手待握。爾乃司果汝幸勿介介。我固忠耿之言也。汝後此與伊娃生無數之波瀾。方知吾言之非謬。爾今能置吾良友之列乎。因出手待握。爾乃司果握手。曰。爾我終訂交誼。語後復過客廳之窗下。佛老龍以手拊爾

乃司之臂。令其仰視。見客廳中。但有伊娃一人。以首伏諸書上。肩背時時伸縮。狀似哭也。已而仰首。淚被其頰。已而復伏。爾乃司幾欲入撫其人。佛老龍曰。爾勿更入。聽其自哭可也。因曰。吾悔示汝以狀。此狀印爾腦中。必時思及。殊難恕也。願爾此行平安。吾不遠送矣。爾乃司喉中似梗。乃匆匆引手而別。佛老龍目送之行。後亦頗萌愛戀之容。已復易爲恨恨。入室伏枕而哭。嗚咽不可自勝。此時爾乃司歸至舅家。適當飯時。立時須趁車而行。道婁西一一爲之籌備。遂赴書室。與老人別。老人至再丁寧曰。吾所堅囑者。汝幸勿忘懷。爾乃司不答。將上馬車。而道婁西引冠加手套之門外。遮雷美則送之車站。爾乃司與二人均無言。惜別之狀。見諸容色。臨行時。爾乃司將與道婁西親額。道婁西斂避。爾乃司不得已登

車行。旣至車站。遮雷美曰。爾乃司如何。爾乃司曰。言伊娃乎。遮雷美曰。此外安有他人。爾乃司曰。然。惟句。遮雷美曰。何也。爾乃司曰。此事不宜告之他人。遮雷美曰。如約。爾乃司曰。老友定不芥蒂於懷。遮雷美曰。前此之言不芥蒂僞也。今茲則勢所不能故甚。願爾得之。吾心舍伊娃外。卽愛汝。故願爾享茲幸福。汝今登車矣。爾乃司曰。老友善人。亦吾良朋。然吾運雖佳。正恐難恃。相見有日。幸自珍衛。爾乃司本意。先至倫敦。明日再赴枯爾西。至枯爾西與巴梯晤面。同至腦門豆。由腦門豆再定所向。旣至倫敦。得逆旅而居。前此固來。因復尋舊寓。以車至福履梯街。見有門牌十九號。因思及銀行顧西林沙。卽金鈔易錢之所。因思不如卽此取錢。時銀行已畢工。將開門矣。見鈔立時授以金鎊。因思其舅固有大名。於是間

也。金鎊之票。旣一點收納之衣囊。遂赴逆旅一宿之後。卽發自  
梢三木。登登舟。舟中遇一人。似非英產。能操英語。口音略別。狀似  
上等人。隨一九歲之童子。狀甚魁偉。爾乃司知爲是人之子。其人  
名野魯登。年在三十以外。貌亦中人。然語言質直。想其人必在殖  
民之地。然本京人也。舟中接談。方知爲那他魯人。爲第一次至英  
國者。其在那他魯政府位置甚高。其歸英國者。因其姑氏云亡。遺  
產應彼承襲。歸朝未久。復思向外行獵於地拉溝一帶。二人旣同  
舟。將至法國聖彼得海口。彼此遂別。爾乃司旣赴逆旅。而庭中復  
遇野魯登及其子。爾乃司曰。先生亦在此耶。今尙何需。野魯登曰。  
吾不能作法語。欲同吾子至一處。顧無從問路。法語鉤。聞之茫然。  
如處荒外。且奈何。吾有地名書之於此。請君爲我一譯。爾乃司

曰。我能通法語。可同君一行。飯在七點。今茲尙未六點也。野魯登曰。君心仁愛。令人生感。爾乃司曰。我他日若至蘇嚕。則君必且助予。此何足言。野魯登曰。必能奉酬盛意。於是同行四覓。久之方得。蓋在一偏僻之小街。店肆多賣肥皂及蠟燭之屬。小貿易也。已而得所訪處矣。門牌爲三十六號。一老屋也。野魯登曰。得之矣。此人告我。門有徽章。今未知此地果學校耶。或否。已而視之。果爲學校。中有小園。而野魯登似甚熟悉。謂其子曰。彼恒坐此樹下。則樹下有木榻。斜且腐矣。爾乃司曰。彼爲誰。野魯登曰。卽亡妻童子之母也。少時讀書於此。今見之矣。言歸可也。

## 第十五章

野魯登與爾乃司及童子歸時。去飯時尙一刻鐘。爾乃司盥漱後。

至飲茗之室。見室中無人。但有頑頑一婦人。厥狀甚美。年在三十以外。婦人立於爐次。以手拊爐簷。手中執一素巾。爾乃司一見心動。驚其美麗。爐簷之上。有報紙一。爾乃司將就取讀。婦人之素巾。竟落爐中。爾乃司俯拾恭還。其人婦人稱謝。爾乃司爲禮且退。而婦人竟與接談。爾乃司聞婦人言。此海口頗寂寞寡歡。又曰。吾隨吾友居此三日矣。蕭然無復趣味。聞今夕有跳舞會。未知先生能赴會否。婦人頗健談。談鋒振振。已而門開。復有女子入。與此婦人高下相等。服飾亦同。其後從兩少年。其一似英產。而貌甚溫和。次則面目與己無二。爾乃司大怖然。亦似上等之人。但其神宇間似甚褊急。而體亦非健。此人旣入褊急之少年。呼此婦人曰。卡美利。外間傳餐矣。語時目注爾。乃司似不懼。而卡美利不之答。仍與爾。